



本土文本

立夏 (小说)

□钱墨痕



周傲一边往前回忆,一边偷偷摸摸地反思,看来真的是海鲜的问题。他就说,自己身体这么好,好几年都不生病,怎么一下子就倒下了。前天拆完箱他甚至还跟几个老朋友踢了一场野球,踢到一半下起了雨,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踢完了,也一点事都没有,第二天正常上班。上班通勤得一个小时,坐地铁和骑电瓶车都差不多,周傲还是选择了电瓶车,毕竟能省一点钱,而且还有座。

上班没啥事,下了班才感觉得头发晕,晚上起了风,一开始周傲还以为真像小王说的“中了风”。下班前小王邀请他去喝酒,跟他开玩笑说周哥风这么大,别回去了,这一个小时骑回去,可别“中了风”,那时他还给了小王一拳头。剩下来的就是上班时间了,八点到的饭店,一直到晚上七点,下班换人,中途没离开过饭店。厨房昨天来了四个人,他和小王负责配菜,本来有个专门洗菜的,上个星期辞职回老家了,新来的还没到,他和小王不得不把洗菜的活也一起干了。小王是整个后厨的开心果,他也爱说,有他在,无聊的工作时间也好打发。周傲想起其实前几天小王曾提过一嘴,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小王一天到晚哭丧着脸,问到他才说是担心他女朋友又要忙起来了,挨家排查啥的,说好一个月一次的见面又

得往后拖了。小王和女朋友是网恋,过年期间停产停工那个星期搭上的线,上个月是他们第一次见,几乎小王一回来,疫情就暴发了。后厨的人都笑小王,没吃过肉的才馋,吃多了自然就想吐了。女友也担心小王,她知道小王会做洗海鲜的活儿,勒令他全程戴好口罩,还时不时地打视频过来检查。小王倒也听话地戴了两天,但也就两天,第二天下班小王把口罩扔在了地上,还踩了两脚,第三天光着嘴就来了。老厨师跟他打趣,你不怕小女朋友来查岗了?海鲜可危险。小王笑了笑,说哪儿能吃上真的进口三文鱼啊。大家觉得也对,加上厨房确实热,渐渐也就没人戴口罩了。

“大概就是这些了。”周傲说完缓了一口气,又重新过了一遍自己的生活,觉得还挺有趣的。

“你密切接触的就是厨房的四个人,踢野球时你肯定也不会戴口罩吧?”民警问周傲。周傲点了点头

“是你认识的人吗?”

“大部分都不认识。”他知道又给民警的工作增加了难度,但他也没办法,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把你几点钟到的,哪块球场写下来告诉我我。另外你到的第三个医院就是这儿了对吧,你们也是坐公交车来的?”民警问。

周傲写下了他踢球的时间和地

点,然后说,“不是的,我们用软件打卡走的,手机里有记录,我妈怕来不及做检测,就想着赶在下班之前到,打车会快一点。”说完周傲掏出了手机,解锁交给了民警。

母亲其实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前一天晚上她就有了不好的预感,但一直没敢往深里想。她偷偷摸摸查了几个数据,她依稀记得这个病只找老人,不找青壮年。数据被她找到了,一个十万加的公众号推送的一条,上面说的不是青年不会感染,而是青年抵抗力强,感染了问题也不大。看到这些让母亲好受一点,但也只是一点而已,心还是悬着不上不下。刚刚在出租车上,两个人都坐在后座,周傲右手玩着手机,左手随意地摆在左腿的旁边。母亲犹豫了会儿,把手轻轻搭在了周傲的手上。她甚至不记得周傲的手是热还是冷,只记得周傲颤抖了一下,但是没有抽走。她攥了一会儿,才轻轻拍了拍,放开。附三院比之前两个医院看起来都要大,他们进来的门被反锁了,得绕到另一边才是检测大楼。进了大楼周傲走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近找了个等候椅坐了下来。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去那儿给你排队领号,母亲站在一旁,又摸了一遍他的额头。没事儿,我歇会儿就好,周傲边说边朝母亲摆了摆手。他挣扎着想站起来,但腿使不上

劲,妈你先去吧,去领个号,有什么不懂的,我再过来,周傲说。好,好,我东西你放这儿,饿了你就喝点粥。

母亲弯下腰把活做完,走进了队伍里。周傲知道很多设备母亲都操作不起来,挂号什么的如果是手机操作的话,他弄会比母亲一个人瞎忙活要快上几倍,他又想起了刚刚在前一个医院关于健康码的争执,但他现在除了坐着等什么也做不了。没坐多久母亲回来了,她取了一个号,等到自己再去挂号缴费。周傲朝母亲努力地笑了笑,母亲看了眼手表,两点二十四,今天赶上检测和治疗应该问题不大了,想到这里母亲兴致高了一些。她把保温杯打开,用嘴唇感受了一下温度,不冷不热正好。她把粥倒在盖子里,想要喂周傲一口,被周傲接了过来。他把口罩从下面拉开一点,露出一小部分的嘴唇,深吸了一口气,把粥往嘴里倒去。粥里有股奇怪的中药味,闻着周傲犯恶心。他看了一眼,上面飘着几片绿色像菜叶一样的东西。是板蓝根,我看网上说板蓝根能治这个,反正都是好东西,一起吃了没坏处,我也是第一次煮,不好吃吗?母亲小心地问。

没啥,还行,周傲把杯子再抬起来,但是牙齿是紧闭着,只有一点点汤水进了喉咙,很缓慢地一口之后又是一口。(五)

湮没与重华(散文)

□桑云梅

掩水、拯救百姓,沿海村人崇敬感激于他,建寺供奉。

历史总是层层积淀,传说向来涂抹迷幻美好色彩,历史抑或是传说,我们总愿深信。曾留下范仲淹、纪晓岚、郑板桥等诸多历史文化名人足迹——大圣寺这座庄严的千年道场,最终却未能逃过历史厄运。1947年大圣寺被部分拆除,上世纪70年代初,在马丰河拔直工程中被全部拆除,永久沉没马丰河底。马丰河纵横贯穿,五十载残短岁月,粼粼波光里,缓缓流逝中,又可曾听闻沉入淤泥深处那曾存世千年大圣寺的声声鸣咽?

几经兴衰、历经劫难的大圣寺,在政府宗教部门和民众加持之下,妙真大法师化缘筹集善款,自2015年5月奠基建设,逐步形成而今规模。

奠基典礼七年之后,机缘巧合,第一次入大圣寺且连续三人,惊鸿一瞥,惊艳时光。人力所为之下,亲见湮没之后涅槃重生,真真实实发生在身边,确有其人,为观音菩萨化身,大圣菩萨来到沿海村,治水防涝、以上

圣寺,相遇恨晚,相遇不晚,亦是有缘。

将入寺门一路石雕佛像,不由得庄严肃穆起来。这片三面环水的三角洲,立于洲头,钟灵毓秀,风水宝地,放生池、假山、雅亭、盆景、石像菩萨。巨型三面观音像高约十米,如意观音、净瓶观音和念佛观音,静穆其下,共浴佛恩、慈悲喜舍。建筑设计者竭力再现大圣寺原初唐朝寺庙风格,红与白作主体色。净财殿、兜率内院、五观堂、三昧院、钟楼、鼓楼、藏空虚,经幢、灯笼、风铃、如意、月门、飞檐翘角,置身其中,恍惚穿越回唐朝。

像无伴奏清唱,然而又不是单薄的,厚重基底、力的显影和善的情怀,飘飘悠悠传来。吟唱来自不远处佛堂,早听朋友说过妙真住持的吟唱十分好,未曾想到如此之好,虽听不懂唱些什么,发自心底,源于颅顶。如此之妙的吟唱,远远欣赏足矣,毋需真见。

小景别具美学和禅意。一景,小砖侧铺地,坛子朱红,花红石榴红,漏窗

洞门框景。一景,红檐、红桁头、红角梁、灰石子场子、白砖石、石桌石凳,白墙上僧伽画像开怀大笑。又一景,绿菖蒲立于大缸,在师傅们的唱诵中,时徐时疾轻转,几丛菖蒲怎会飞扬成如斯曼妙姿态?定是沾染了此处灵气吧,竟将我看得痴愣住了,忘却时间空间,只愿融化于这片宁静祥和,日益苍凉愚钝之心也能熏染些清明。

洞门题字“持戒”“解脱”“舍得”,此时,如意斋钟敲响,如意旁边悬挂鱼形木鱼,相传鱼昼夜不合目,故刻木像鱼形,警示僧众昼夜不忘修行。大圣寺太洁净,义工们日夜打扫,我也来清扫一下,扫心地,有心,终会发现尘土可清,愿莲心不染尘。耄耋老夫妻,互相挽扶着跨下台阶,牵手步出寺门,唏嘘感慨之余,我也该离开了。

那火热在建的大圣寺北部,讲佛讲人生的住持妙真,寺东路边阳光下绽放的格桑花,此时安然于家的我,换了本星云法师《释迦牟尼佛传》,福地古枫,与佛结缘,幸福吉祥。

偶遇漫像(散文)

□刘放

尽夸张之能事,画成犬牙交错,让人哑然失笑,甚至捧腹喷饭。当事人均一笑置之,似乎挺受用的。漫像嘛,必须轻松浪漫,好笑好玩。严谨古板的画家,画不出漫像。

一次偶遇湖北漫画家刘喜年,他相面揣摩一番后,给我度身定制了一幅漫像,属于专业水准。他从侧影发现并夸张了本人微翘的下巴,揪住这个下巴不放,画得非常搞笑。我一见之下说,以后家中舀水可以不用水瓢了,这个下巴正合适。后来,我的好几本书中作者简介文图,都选用他这幅漫像。

他在苏州画过一阵漫画,其中有一年的五一节,他守候在拙政园出口处,等候入园的游客做生意,一两分钟当场挥就的漫像,收费20元,赢得众多追捧,排队等候。那天他画出了5000元的收入。上海的一些媒体记者看了他的漫像后,特地赶到苏州拙政园求他的漫像,可惜他已经返回武汉了。

这次开出公众号小专栏,看到自己的漫像,我自然有点小兴奋。教育人家,给人家指点迷津,咱肯定不够格。撰文不过交流自己的发现,分享自己的喜悦,如此而已。

这也不由让我想起前几年那个网红“洪荒少女”傅园慧。

她在半决赛结束后接受采访,在得知成绩后“噢”的一系列震惊表情,成了一时经典。记者问她的状态是否有保留,留待决赛时再拼搏,按理,一般人都会表达谦逊、表示再接再厉,而记者也正是抛出这样一个“绣球”等她接;不料傅园慧直言“没有没有,没有保留,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并手舞之足蹈之地“噢噢”着拜拜离去。其实,在往常的采访中,这属于对答失误、失败,需要重新采访重新拍摄,或者后期剪辑中做特别处理。但是,这次电视台没有墨守成规,而是觉得傅园慧“失言”中有真情流露,是“真言”,原汁原味播出了。

不料歪打正着,一时间傅园慧可爱的表情被广大网友做成了表情包,各种方言版本的“洪荒之力”层出不穷,使之迅速成为热词。她本人的社交账号粉丝也一路高涨,傅园慧真的大红特红,大家管她叫“洪荒少女”。

这无异于一幅生活中夸张调侃的漫像,貌似荒诞不经,其实纯真可爱。说明了时代的包容,人们欣赏水平的提升,人们心态的平和。谁说中

江海新韵



同题诗:祖国之秋

□韩玉光

我还是女娲
造出来的那个男人。
我对蝴蝶
有近乎危险的迷恋
像老子庄子列子孔子孟子
老房子

这些活成秋霜的儿子一样
甘于在祖国、故乡和一首诗中
作茧自缚。

我的固执如秋水远观无穷
——他们都不读诗了

我还在写诗

——他们都不屑于赞美了

我依然带着一把素琴

来到星空下。

已经是九月天气

秋风吹落了老榆树的叶子

又顺便过来

替我松绑,

我张开自己的双臂

确认没有什么

需要我拥抱,

就反身抱住自己

那比一生还重的感觉

使我再次确信

我已心满意足。

□周周一

颂歌无尽的旋律,
在心中萦绕

丝弦颤动,丹桂的暗香

打开视野的空旷,

村居的白墙黛瓦

依山逶迤,鸟鸣的欢喜

感染一树露齿而笑的石榴

它们让一首有待充实的小诗

一开头就缀满甜蜜的词语

风吹雾散,目光沿着溪流

的水墨

融进山脚涌金的稻田,

波浪般起伏的大棚,

融进天地丰收的酒歌

我似乎就是那一只

盘旋的白鹭

用声声呢喃,为这个秋季

注上标点

一群采风的孩子蹦蹦跳跳

朝我走来,他们把一篮

沉沉秋色,姗姗举上幸福的头顶

向稻花香里的祖国致敬!

□任晓颖

提及秋天,北国的我就想

到果实

漫山遍野的火把,开国大典时

涌动的红旗

我想说它们的浑圆、饱满,

想歌颂母亲

想歌颂果树下的山坡,水

及所处的秦岭,黄河水系

我喜欢这山的走向,水的

源头和理想

喜欢它们关联的山山水水

还有照耀和拥抱它们的星

辰大海

宇宙飞船,航空母舰……

哨所,战士……

追溯到花,追溯到“感时花

溅泪”的城

长安,银杏树叶的金黄和

城墙的青灰互为表里

纯金的时代叠加于历史的

斑驳之上

有覆盖,有再现,有改写。

敞开永宁门、安远门、安定

门、长乐门

美食、华服,新人,一本盛

世的大字典

流动的词语,一边述说,一

边记录

一座城、一个国的和平与

安定

□刘为红

站在武昌火车站西广场

川藏高铁从大屏幕破空而出

蜿蜒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把梦想拔高4000米

在极寒之中

结下惊艳世界的成果